

Sound and Affect  
An Anthropology of China's Sound Practice

声音与感受力  
中国声音实践的人类学研究

王婧 著

Sound and Affect  
An Anthropology of China's Sound Practice

**声音与感受力**  
中国声音实践的人类学研究

王婧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声音与感受力：中国声音实践的人类学研究 / 王婧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  
ISBN 978-7-308-15096-5

I. ①声… II. ①王… III. ①艺术—文化人类学—研究  
IV. ①J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7081 号

## 声音与感受力：中国声音实践的人类学研究

王 婧 著

---

责任编辑 陈佩钰(yukin\_chen@zju.edu.cn)  
责任校对 董 唯 张远方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55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096-5  
定 价 49.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bs.tmall.com>

## 序

好友王婧博士的大作即将付梓，嘱我写些文字。刚开始是颇有几分踌躇的，因为自己实在算不上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至多是个热心而积极的参与者与“聆听者”。但在畅快通读完全书之后，却涌现出一股 affect，真有点不吐不快的感觉。

初识王婧还是在几年前。那时她刚刚回国，带着年轻海归的朝气与憧憬。我们坐在华师文史楼前面那片青葱的草坪上，也不禁对中国声音艺术的未来充满着期待。在回国之前，她不仅跟随国外著名学者深入研究多年，期间更是密切关注中国本土情境，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并不夸张地说，即便单从文献(archive)的角度来说，她就足以身居权威学者之列。读着她的记录，回味的、想象着那一场场激动人心的演出，感受着那一个个鲜活灵魂深处的沸腾生命，似乎又令我一次次复归中国电子音乐和声音艺术萌发期的那种吞噬一切的激情。十多年来，即便在怎样艰难的境遇之中，艺术家们从未停止探索和实验。这确实令人感动与敬佩。而这也点燃了我们这些曾经的参与者的希望火焰。我非常认同她在导论最后所表达的立场，自由或许并非仅仅是一个“谈”或“论”的主题，而更应该指向、落实于行动的维度。因而当我们追问“声音能否自由”之时，其实更关切的恰恰是声音能否，或在何种意义上能改变我们的生存，达致生命的自由境界。

这样说来，她又远不只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记录者。归来之后，凭着不可思议的执行力 and 坚持力，她在短短的几年之内成功策划、主持了一系列前瞻性的艺术及学术活动，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与颜峻合作的密集音

乐会(浙江大学、湖北美术学院),与殷漪合作的“声闻”(外滩美术馆),都引发了观众与媒体的热切关注。在她那一次次往返穿梭于声音“现场”的身影之中,我们所发现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学者的深刻与严谨,而更是一种艺术家般的创造与奉献的浓情。如果说中国声音艺术在近些年终于逐渐走出默默无闻的地下,融入当代艺术的前沿领域,那么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她的推动和协助的作用绝对功不可没。因此,若想对当代中国声音艺术的迷宫一探究竟,王婧的这部著作确实提供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入口。即便从相关研究的国际学术领域来说,这本书的前沿性乃至奠基性也不容置疑。

书中谈及的很多重要论题都切中了最为关键的本质问题。因为与我自己的研究有很多交集,所以在各种场合也曾与她进行过深入的交流和研讨。正是通过这些持续进行的理论对话和哲学思索,大家逐渐对含混的“声音艺术”难题有了相对清晰的观念。她所重点论及的两个线索都是我非常认同的,我自己也通过书中的论述进一步获得了很多启发。不妨再赘述几句。

首先是 affect 这个概念。这最早是德勒兹从斯宾诺莎哲学中挖掘出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他的本意是试图以之为枢纽,逐渐展开哲学史中潜藏着的“内在性”(immanence)的思想脉络。这本来不是一个清晰易解的概念,既是由于它源自复杂晦涩的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体系,但或许更是因为,它随后在德勒兹的文本根茎中不断流动、蔓生,与各种不同的概念和意象一起交织共生。就此,学者们早已进行了大量理论上的梳理和澄清,但或许德勒兹的本意并不止于此。当他提出“思想—意象”(pensée-image)这个极具启示性的说法之时,其实更想提示我们,思想、概念本身就应该体现、实现乃至推进 affect 的生成和流变。从这个角度看,“思想”的演绎与艺术(“意象”)的创作确有相通之处。也许我们更应该如《何为哲学》中所倡导的那样,探寻哲学—艺术—科学(作为三种面对混沌的方式)之间的协同与共生。从王婧的研究之中,我们也已经感受到这个本来艰深的哲学概念是怎样在更为广阔的跨文化的领域中不断激发出强度性的运动矢量。而且,就我自己的研究心得而言,总觉得声音与聆听(及相关的艺术形式)本来就与 affect 之间有着得天独厚的内在联系。或者说,从声音的角度来理解 affect,能让人有一种更为通透的领悟。不应忘记的是,当德勒兹在法国文森(Vincennes)讲授斯宾诺莎的系列课程之时(<http://www.webdeleuze.com/php/sommaire.html>),他一开始就明确将 affect 的思维模式

与传统的表象(représentation)模式鲜明对立起来。落实到感知哲学的层次,这两种对立的模式同样鲜明体现于听觉和视觉之间的对立。而“听”与“视”、audio与vision之间的纠葛情仇,似乎也越来越成为晚近声音艺术及理论的一个争端和焦点。这本来是声音艺术中的一个根源性的问题,最早可以回溯至Pierre Schaeffer的“声音物件”(l'objet sonore)及“还原聆听”等奠基性概念。但直至最近,才随着Michel Chion的几本代表作的译介,逐渐为国人所了解和关注。而audio-vision也不断成为各种论坛及展览的热点专题。王婧在开篇及结尾彼此呼应的两个重要章节中,就对这个复杂纠结的难题进行了相当清晰透彻的分析阐述,非常值得推荐。而她在其中所提出的“听觉式思考”、“affective listening”等概念,以及由此对“声音艺术”、“实验音乐”等说不清理还乱的概念所进行的独特辨析,都有着令人豁然开朗的感觉。

由此亦涉及她书中的另一个重要论题,即人类学及“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我自己在这方面不是专家,因此更多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阅读的。但由此仍生发出一些感想。首先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文献”的问题。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其他一些主流领域(尤其是美术),文献、档案的整理和编撰在近年来越来越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对于艺术脉络的梳理,艺术传统的建立,乃至艺术问题本身的理解和澄清等方面,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让文献而不是人脉来说话,这对于当代中国艺术的未来发展显然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就此而言,人类学方法及“身即山川而取之”的实地田野调查的态度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也因此,“声闻”系列必将在中国声音艺术发展史上产生出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在深入聆听的基础之上,在艺术家、评论家、学者及观众之间建立起如此紧密亲切的“反馈式”联系,而且范围涵盖了亚洲各个声音艺术重镇(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这绝对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创举。

如此,最后似乎又要回到理论与实践这个看似陈旧的问题。陈旧,但并不陈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似乎向来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症结。这里所说的并非仅仅是专门的艺术及艺术史的理论,而是一个卓越的艺术家的理应具备的宏大视野和深刻思索。不过,伴随着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崛起,以及国际交流的日益深入,这一令人遗憾的状况正在得以逐步转变。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认真地面对一些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也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哲学大师前来中国各大艺术机构传道解惑。哲学与艺术,思想与意象,这两个方面正在更为亲密地彼

此接近。在这样一个潮流之中,我们这些理论研究者更应该怀有人类学家的胸襟,不必时刻皆心心念念,意图以“高屋建瓴”的理论来对艺术作品进行统帅、指导甚至仲裁,而更应该走向田野,走近艺术家的创作生活,认真地学会观察和“聆听”。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哲学家就只能成为艺术家的附庸,而更揭示着一个可能的方向:即哲学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共生实验。最近读到法国哲学家南希与一位著名舞蹈家的合作计划(《叠韵》),亦心生感慨,其实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更好。

不再独白,而是积极介入开放的对话式创作之中,这或许才是艺术哲学在未来的真正方向。就中国当代声音艺术而言,或许我们并不拥有一个深厚的、足以正名的理论脉络和传统,但却无疑拥有一个更为开放、未知的令人激动而憧憬的未来。手里拿着这部沉甸甸的书稿,心头似乎也同样感受到那种重任。让我们共勉。

是为序。

姜宇辉

2016年10月于淀山湖畔

第一章 导 论 3

第二章 听觉式思考:声音艺术与实验音乐 23

第一节 听觉式思考 24

第二节 声音:噪声与无声 37

第三节 实验音乐与声音艺术 40

第四节 听觉式思考和声音人类学 45

第三章 中国声音艺术与实验音乐的千高原 51

第一节 入口一:地下摇滚音乐 54

第二节 入口二:姚大钧和声音的艺术 63

第三节 入口三:2003年 65

第四节 入口四:2003年之后的音乐节和音乐会 67

第五节 入口五:画廊和艺术中心的聲音艺术 75

第四章 迭奏北京 83

第一节 城市声音行走 83

第二节 北京:拟全球城市 88

第三节 798艺术区 91



第五章 声音文化中的乌托邦:小雷音 105

第一节 声音乌托邦 109

第二节 自由即兴和乌托邦 119

第六章 北京之外:与撒把芥末巡演 127

第一节 密集:Mini Midi 实验音乐 2010 129

第二节 演出空间:音乐展演空间和当代艺术空间 134

第三节 不和谐音 149

第四节 北京之外 150

第七章 感受式聆听 155

第一节 重温“感受式聆听” 158

第二节 通往感受式聆听 167

附录一 Mapping an Existential Territory: An  
Autoethnography of a Sound Researcher 183

附录二 田野访谈节选 203

参考文献 239

索引 259

致谢 261

后记 263

噪音是自由/免费的。

——Mini Midi 2008 实验音乐节

如果“自由”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就不会去说它。因为即使它被剥夺了指涉物或者被倒空了所有可被附加的意义,即使是到不可决定的地步或者在意义上的僵局,这个词仍然带着哲学用来辨识自我的逻辑的意义:打开一个意义的自由空间。因此哲学常常就已经将自己置于思考那些它既无法驾驭又无法检查的事物:这也就是我们理解的,简单地说,“保持自由”。

——南希《自由的体验》

创造艺术常常是关于在束缚生命的地方解放生命,或者诱导它去进行未知的战斗。

——德勒兹和加塔利《千高原》



# 第一章 导 论

当我们听到一个声音或者一段音乐时,我们发生着什么?这是此书试图回答的问题。花了几年时间田野调查、素材整理、写作,我才找到一个较满意的角度和语言,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就是 affect,暂且把它翻译为感受力。

什么是感受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每次在升国旗集体唱国歌时,或者在宗教仪式的集体诵经、唱圣歌时,有时我参与其中,有时只是作为旁观者。但每次,我都会眼眶湿润。屡试不爽。但稍微想一想,大多数时候,一大群人站在广场或者操场上大合唱,是多么程序化和无奈的事情。大家急着唱完歌,解散去忙各自的事情。唱国歌只是国家制度化管理中的一个程序,而宗教仪式是为了增加信徒的服从和忠诚度的手段……这样想下去,我就不会再被这个场景感动,甚至对这种集体行为产生厌烦。但每一次,在思考和分析前(尽管这个大脑活动很快发生),我总是先被感动,无一例外地眼眶湿润。也就是说,感受力总是先于思考发生。身体总是先于情感和思想,对来自外界和内在世界的刺激产生反应。

无论是声音还是感受力,都远未被语言逻辑编码。这应该值得庆幸。但这也给写作带来极大的挑战。使用感受力作为核心概念去理解声音体验,再加上书中的另一个概念——自由,就构成了本书的基本理论点组合。说来惭愧,我并不认为本书成功地破解了声音—感受力—自由的密码。对于一个人类学研究课题,时间的变化不断地影响我对这些田野素材、对这个声音文化的看法。最原初的印象和理解已被不断修改。我想,是时候应该为这项研究标上一个确

切的日期,纪念 2008—2012 年之间我所观察和参与的声音文化,也以此为起点,进行下一步工作。因此就有了这本仍不完美的书稿。

如果要细分的话,这应该算是声音人类学中偏重存在主义方向的研究。我对声音实践的田野调查,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如何通过声音实践,以及与其相关的文化现象,更加有厚度和深度地去理解自由、感受力这两个抽象概念?声音实践如何帮助我们解构和重建“自由”?

## 第一节 感受力

在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对感受力的研究,可粗略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对应 affectio(本体意义上的感受力,以亨利·柏格森、德勒兹为代表),另一个对应 affectus(经验主义意义上的感受力,以劳伦斯·高士柏为代表)。但我更加认同布莱恩·莫素美等人的观点,affectio 与 affectus 是不可分的。我感兴趣的是,感受力在虚拟空间与实在空间这两个领域,如何转化和相互影响。

Affect 将本体层面连接于经验层面,而本体与经验是两个不同但也并不完全分开的领域。本体层面的感受力,是关于当社会、文化、艺术这些中介环境发生变化时,我们在其中所感受到的强度(如,变成一英雄,变成一社会运动者,变成一牺牲品,变成一艺术家等)。<sup>[1]</sup>感受力是“存在于我们内在,响应周围事物并为之共振的物质”<sup>[2]</sup>。感受力将“个人和隐私”连接于“社会和公共”。感受力不是一个经验的意义,而是这个经验所激发的东西。<sup>[3]</sup>

感受力有两个重要理论层面。一是感受力的关系性。艺术理论家 Erin Manning 诗意地将其描述为,世界运动的同步性(the witness of the movement of the world)。<sup>[4]</sup>而学者 Steve Goodman 更是用“宇宙的本体性胶

[1]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2] Simon O'Sullivan. "The Aesthetics of Affect: Thinking Art Beyond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the Theoretical Humanities*, 2001, 6(3), pp. 125-135.

[3] Claire Colebrook. *Understanding Deleuze*. Sydney: Allen & Unwin, 2002: p. xix.

[4] Erin Manning. *Politics of Touch: Sense, Movement, Sovereign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p. xxi.

水”(the ontological glue of the universe)<sup>[1]</sup>来形容。二是感受力作为一个超越意义(signification)和表征(representation)理论的思维范式。这就是O'Sullivan所指的“那在意义之下、之前甚至与之平行的东西”<sup>[2]</sup>。加塔利对感受力这一层面的解释稍复杂,“感受力被安置在身份被限制之前,通过无法被定位的转移和传递呈现出来,无法定位正是形容它们的起源和目的地”<sup>[3]</sup>。

总之,感受力是将个人和地方、事件、组群、物件、关系等连接起来,但又无法被表达、衡量或象征的部分。感受力中不存在所谓的因果和主客体。或者说,因果和主客体之间的区别在感受力的理论范式中,已经不再有本质意义。这样的连接激发个体去行动,而这种被激发的行动又常常被解释为自发或者本能。

需要注意的是,当代社会中感受力已经变得无处不在。<sup>[4]</sup> 政治与经济策略中也常利用感受力的这两个层面达到控制目的。然而,正因为感受力常常是各种关系连接中非语言和非象征的部分,通过感受力对人的控制是很难去反抗的。

理论家们已经发出警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感受力的满溢是我们所处现状的特点,这些现状包括从政治到社会、文化、商业范畴。<sup>[5]</sup> 全球化城市尤其充溢着感受力。很多时候,感受力不会单独作用。它常常伴随着身份认同、意义、表征等发挥功用,并以微妙的方式推动它们。正如我在本书第四章“迭奏北京”中所说,尽管北京的资本化和商业化并没有达到其他全球化城市的程度,如东京、伦敦、纽约,但是它所想象和模仿的“纽约化”或“东京化”仍然带来类似的、势不可挡的感受力影响。

[1] Steve Goodman. *Sonic Warfare: Sound, Affect, and the Ecology of Fear (Technologies of Lived Abstrac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9, p. 195.

[2] Simon O'Sullivan. "The Aesthetics of Affect: Thinking Art Beyond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the Theoretical Humanities*, 2001, 6(3), pp. 125-135.

[3] Gary Genosko, ed. *The Guattari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4] Lawrence Grossberg. "Affect's Future: Rediscovering the Virtual in the Actual" in *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Edited by Melissa Gregg and Gregory J. Seigworth.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Post-Contemporary Intervention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Brian Massumi.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Simon O'Sullivan. "The Aesthetics of Affect: Thinking Art Beyond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the Theoretical Humanities*, 2001, 6(3), pp. 125-135.

[5]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Post-Contemporary Intervention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第二节 声音

通过感受力这个概念工具,本书强调生成而非本质,认同内在平面而非超验平面的德勒兹本体论。从这一角度出发,声音是有感受力和被感受的事件。微小的甚至是听不到的声音,也可以使听者身体发生变化。就好像一根细蜘蛛丝,粘在皮肤上很难用眼睛看到,但是却能够在皮肤上清晰感受到。声音能够触摸、扰乱、爱抚、迷惑、统一、消解。

声音同时极易被改变。一小堆尘土就能改变声音的振动。空气中温度和湿度的变化、我们穿的衣服、声音发生的空间的大小、人数的多少,都会影响声音的强度与密度,这些变化有时超出人耳的收听能力。在抽象但并非不实用的层面上,我们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智力状态也会影响声音被生产、听见和使用的方式。

声音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和可变力的强度。它常发生在当一个聆听事件强迫我们超越自己习惯的感官感受方式,超越聆听的诠释和象征功能之时。自由即兴或者某些声音装置致力于激发这样的聆听体验。

当然,必须承认声音不可能免疫于被象征和意义化。事实上,聆听也经常发挥其诠释功能。一般情况下,聆听是几个功能互相伴随着交织着发生的。因此,当声音被依据某些特别的音乐原则和技巧组织时,它就与“自由的指涉物”相关联。声音一作为一文化(sound-as-culture)可以被当作一种工具,在政治宣传、革命、创意实践或者维持某种生活方式上发挥作用,而达到的目的也与聆听本身没什么关系。

在本书中,我所关注的声音文化绝不是一个同质的,对“声音是什么”或者“声音艺术是什么”有着清晰共识的文化集群。这个文化集群没有中国早期摇滚音乐宣扬的那种核心精神。某种感性的、精神的、更加基本的需求促使他们进行各种声音实践活动。而声音实践也为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生活,使他们能够在不断变化和被控制的社会里,体验存在的力和变化的强度,即自由。

### 第三节 自由:感受力的逃脱

感受力这个概念有助于理解,自由的物(referents of freedom)如何影响中国声音文化的感性生活,以及一个声音事件如何让人感受那未被象征和编码的自由。

其实,当我们谈到自由时,我们已经在谈其他的事物了。在这个“翻译”过程中,某些东西已经溜走。被表达或者被象征的,是其他一些可以激发不同意义和生产力的事物。在这本书中,我要集中探讨的是自由的两个方面:(1)被表达或被象征的部分(the expressed and symbolized);(2)被强烈或模糊地感受到却在翻译中溜走的强度(the intensity vividly or vaguely felt that slip away in translation)。

我们可以通过探讨自由包括它的参考物和它的意义,来了解自由的生产力(the productivity of freedom)。例如,当代社会中,自由常常指涉新自由主义经济中的自由市场、人权中的言论自由、消费主义中的自由选择,以及以不同方式生活的自由。但在本书中,我在探讨这些自由的指涉物和意义的价值的同时,也会解构(unmake)“自由”这个符号,探索“自由的感受力”(the affect of freedom),即那些在意义化或象征化过程中溜走的东西。自由的感受力指的首先是个人的、身体的层面,还有那些伴随着自由这个符号生效过程中的存在主义层面。我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依据德勒兹、加塔利以及布莱恩的理论。非常概括地讲,他们共享的是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本体论,主张自然和世界是流动和异质的。<sup>[1]</sup>

自然主义本体论(materialism)使得对经验的非象征领域的讨论成为可能。

[1] Christoph Cox. "How Do You Make Music a Body Without Organs? Giles Deleuze and Experimental Electronica" in *Soundcultures: Über digitale und elektronische Musik*. Edited by Marcus S. Kleiner and Achim Szepanski.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2003, pp. 162-193.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Brian Massumi.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同时,这种讨论又不依附于超验层面。自然主义本体论忠于“内在平面”<sup>[1]</sup>,区别于柏拉图或康德的“超验平面”。超验平面指一个超出体验的,却又指导和组织生命的平面;而内在平面指的是一个只有强度、力、流的平面,形式、结构、组织和意义均来自这个平面。<sup>[2]</sup>当我们打破习惯性或结构式的限制时,就有可能回到那个“内在平面”,感知自己的活力和可变性。<sup>[3]</sup>莫素美称这个过程为“感受力的逃脱”(affective escape)。而人们常把在感受力的逃脱中所感受到的强度和可变性,意义化为自由。<sup>[4]</sup>

另外,我们还要区分中英文翻译自由这个词时可能产生的差异。“自由”的英文直译是 freedom。而“自由”这个词在中国古语中并不存在,直到 20 世纪早期才被广泛使用。在这之前,与“自由”最接近的词是“自在”,后者出现在中国经典作品中,比如道教和佛教经典中。“自由”(freedom)和“自在”(spontaneous or self-existing)两个词的内涵,以及相关联的文化语境之间的差异,也随着我的田野调查变得明晰起来。

---

[1] “内在平面”是德勒兹生成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这样描写内在性:“这里,不再有任何形式或者形式的发展;也没有主体或者主体的形成。没有结构,没有起源。只有运动和休息之间的关系,未被组织的元素的速度关系,或者至少是在相对未被结构的元素、分子和各种粒子之间的关系。只有构成集体聚合体(asmblage)的此在(haecceities),感受力(affect),无主体个人。”按德勒兹的说法,内在平面即生命。与此概念相关,他讲了一个故事:“什么是内在性?即生命……没有人能比查尔斯·狄更斯更好地描述什么是生命了,如果我们把不定冠词看作是超验的索引。一个声名狼藉的男人,一个被每一个人都鄙视的流氓无赖,当他快要死去时被发现。突然,那些照顾他的人,对他那微小的生命迹象,表现出一种热切的期望、尊重,甚至爱。所有人都要救他,在他最昏迷的时刻,这个可恶的男人感受到了一种柔软和甜美的东西在刺穿他。但是当他重获生命,他的救主们变得冷漠,他也重新变得刻薄和粗鲁。在他的生死之间,有一个时刻只剩下生命与死亡之间的游戏。个人的生命让步给一个非个人的但却唯一的生命,这唯一的生命释放出一个纯粹的脱离内在和外在生命意外的束缚,也就是脱离所发生事件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一个被每个人同情的,达到至福的某种纯人(homo tantum)。那是一种不再是个人化而是特异化的此在(haecceity):一个只有单纯内在性的生命,中性,超越好坏,因为只有事物的过程中使生命拟人化的主体才能让生命变得好或者坏。有这样个人化的生命,因为一个不再有姓名的人的特异生命而淡化,同时,这种个人化的淡化却不会让这个人与其他人混淆。一个特异的精髓,一个生命……”

[2] Christoph Cox. “How Do You Make Music a Body Without Organs? Gilles Deleuze and Experimental Electronica” in *Soundcultures: Über digitale und elektronische Musik*. Edited by Marcus S. Kleiner and Achim Szepanski.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2003, pp. 162-193.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3] Gilles Deleuze. “Making Inaudible Forces Audible” in *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 New York: Semiotext(e), 2006, pp. 156-160.

[4] Brian Massumi.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